

# 《二度梅·舟配》

## 主要角色

陈春生：小生  
周玉姐：旦  
周老玉：付  
老丈：净  
侯永祥：丑  
来顺：丑

## 情节

陈春生投江寻死，被在江下打鱼为业的周玉姐及其母救起。经周母撮合，陈春生与周玉姐在舟中成婚。

## 根据《剧学月刊》第三卷：曹心泉藏本整理

### 【第一场】

(陈春生上。)

陈春生 (引子) 祸来顷刻同分散，曷胜悲怨堪怜。  
(白) 小生陈春生。自与梅兄避难，不料中途被贼所劫。我二人留宿古庙之中，梅兄又被公差拿去。我在四下寻访，并无音信。想他此番被获，必然凶多吉少。一路行来，已是淮安地面。吓阿呀，爹娘吓！

(芙蓉引) 道途遭变，满腔怨，  
与恨阿呀淮安地何人见怜？

(白) 咳，我乃宦门之子，落难穷途。若在沿门求乞，岂不玷辱宗祖？

(陈春生哭。)

陈春生 (芙蓉引) 心忧意难，怎留恋，  
此地无亲眷，这残生怎能保全？  
(白) 看连日大雪，身上寒冷，腹中又饥。不是冻死，定然饿死。思想至此，全无生路了罢！

(水旗暗上。)

陈春生 (白) 罢！不如将身跳入波心，寻了自尽，强在世上受苦。吓阿呀苍天吓！  
(芙蓉引) 举首悲啼哭皇天，  
阿呀爹娘吓！罢！  
拼得个河泊丧黄泉。

(陈春生跳水。)

周老玉 (内白) 玉姐！  
周玉姐 (内白) 怎么？  
周老玉 (内白) 把船上来煞！  
周玉姐 (内白) 晓得！

(周玉姐、周老玉同上。)

周老玉 (念) 江干无风三尺浪，  
周玉姐 (念) 水郭渔村一望迷。  
(白) 吓母亲，看水面浮泡，必有大鱼。可要撒他一网。

周老玉 (白) 不错，水面浮泡，不是王八放屁，便是大鱼。待我来洒他一网！  
哎唷喂，拉不动。

周玉姐 (白) 拉不动，待我来帮你。  
周老玉 (白) 哎呀哎呀，拉上来了，好大鱼！

周玉姐 (白) 好大鱼吓！  
周老玉 (白) 定是个大头鱼。阿呀不好了，打上死尸来了！  
周玉姐 (白) 这便怎么处？

周老玉 (白) 两岸没得人，还把他推下去。

周玉姐 (白) 娘吓，看他有气无气？

周老玉 (白) 咦，他还有气。

周玉姐 (白) 快快将他扶起来。娘吓，儿见天气寒冷，煮有姜汤。待我取来与他吃。

周老玉 (白) 好，快拿来熬。

周玉姐 (白) 是。

周老玉 (白)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周玉姐 (白) 姜汤在此。

周老玉 (白) 小化你要吃，不吃就死啦！  
(陈春生吐。)

周玉姐、  
周老玉 (同白) 好了！

陈春生 (白) 吓，你们是什么人样？

周老玉 (白) 我告诉你：我叫周老玉，她是我的女儿叫玉姐，我们打鱼为生。把你打捞上来，救活你的性命。问我作甚的？

陈春生 (白) 虽蒙妈妈搭救，只是又害了我了！  
(陈春生哭。)

周老玉 (白) 呸！我好意救了你，怎的说害了你？

周玉姐 (白) 是吓，我母亲好意救你，怎么反说害了你？

陈春生 (白) 不是哟。我因无处聊生，故尔寻此短见。虽蒙搭救，我无处栖身，少不得还是一死，岂不累我受这两番苦楚的呢？

周玉姐 (白) 咳，可怜。

周老玉 (白) 我来问问你：你家大人甚东西？你家娘是甚东西？你是甚的东西？

陈春生 (白) 小生陈春生，爹爹陈东初，官拜吏部尚书。

周玉姐 (白) 原来是位公子。

周老玉 (白) 他老子是吏部天官，总有七八十品。

周玉姐 (白) 娘吓，教他往下讲。

陈春生 (白) 我父被奸贼卢杞陷害，拿下监牢。小生逃出，萍踪无定。住宿吴家，行至中途，又被盗贼所劫，盘费尽空。进退无门，故尔才寻短见。不意妈妈相救呵！

周老玉 (白) 不要哭，慢慢讲来！

陈春生 (芙蓉引) 寻思就里添悲怨，

周玉姐 (夹白) 你有多大年纪了？

陈春生 (芙蓉引) 年青春二八正芳年。

周玉姐 (夹白) 哦十六岁了。

周老玉 (夹白) 十六了，可有妻室？

陈春生 (芙蓉引) 只为四海炽乱少婵娟，  
因此上红丝尚未牵。

周老玉 (白) 小化，我看你也是苦巴巴的。你就在我这船上过了冬三月，好不好熬？

陈春生 (白) 虽蒙妈妈美意，只是令媛……

周老玉 (白) 哈哈，你的穷心未退色心倒又来啦！难道说有你这不要她喽？

陈春生 (白) 不是哟，令媛在舟，恐有不便。

周玉姐 (白) 吓母亲，男女同舟，本来有些不便。

周老玉 (白) 不错，男女同船是不便金干。有了，我把女儿许把你作老婆。

陈春生 (白) 吓！

周老玉 (白) 哎哟喂，妈妈说错了，打嘴！

周玉姐 (白) 好倒是好，怕他不允。

周老玉 (白) 不允？妈妈把他在推下江去！

周玉姐 (白) 使不得。

周老玉 (白) 不必着急，没得事。

陈春生 (白) 虽蒙妈妈美意，奈我穷途流落，哪有聘礼吓？

周老玉 (白) 哪个要你聘礼！

陈春生 (白) 媒妁是要紧的吓！

周老玉 (白) 你倒是老在行。待我唤两个人来。

喂！老爹、奶奶，请你过船来哟！

老丈、  
婆子 (内同白) 来喽！  
(老丈、婆子同上。)

老丈 (山歌) 大雪飘飘冻煞人，  
婆子 (山歌) 好酒吃得七八成。  
老丈 (山歌) 吃得两老薰薰醉，  
婆子 (山歌) 一双脚儿还是冷冰冰。  
(白) 吓周姨娘！

周老玉 (白) 老爹、奶奶好吓！  
周玉姐 (白) 伯伯、奶奶万福！

老丈、  
婆子 (同白) 姑娘好。唤我每过船则甚僭？  
周老玉 (白) 今朝江边打鱼，打上一个死尸来。  
老丈 (白) 唉，人命关天！  
婆子 (白) 怎好僭？  
周老玉 (白) 被我救活喽。

老丈、  
婆子 (同白) 救活了就没妨碍喽！  
周老玉 (白) 生得倒也清秀。我打算把玉姐许与他。请乃老人家过来作媒。

老丈、  
婆子 (同白) 哦，说媒是要吃喜酒的僭。  
小官在哪块？  
周老玉 (白) 在船头上。

老丈、  
婆子 (同白) 待我来看看。  
真真不错吓！  
小官人！

陈春生 (白) 老丈！  
老丈 (白) 周姨娘看你不错，要把女儿许配你。你是愿意得啦？  
陈春生 (白) 多感盛情，怎敢不允。只是我有父仇在身，伏乞从容。  
老丈 (白) 糟了！阿姨吓，这头亲事不成功。  
周老玉 (白) 怎的不成功？  
老丈 (白) 他有父仇在身。  
周老玉 (白) 这个你对他说：先成亲，然后再报父仇也还不迟。  
(老丈笑。)

老丈 (白) 不错不错。  
吓，小官人，你先成亲，然后再报父仇也还不迟。

陈春生 (白) 从命。  
老丈 (白) 周姨娘，他愿意了。  
周老玉 (白) 愿意就成功了！  
(陈春生作冷。)

婆子 (白) 哎哟喂！他身上还冷巴巴的。可有干衣服拿出来与他穿？  
周老玉 (白) 新衣服没得，旧的有得是。  
老丈 (白) 拿出来把他穿僭。  
周老玉 (白) 待我来。  
玉姐。

周玉姐 (白) 怎么？  
周老玉 (白) 到后舱把旧衣服拿出来。  
周玉姐 (白) 我不知道。  
周老玉 (白) 教你拿衣服不知道。叫你拜堂你会？我打个臭骚妈日的！  
婆子 (白) 养儿养女不是容易。你自家拿拿罢。  
周老玉 (白) 我就自家拿拿去。

陈春生 (皂罗袍) 小化，你来穿上哦。  
换却渔家装扮，  
效渔家钓客好去垂竿。

老丈 (白) 打扮起来像个渔家。

婆子 (白) 过来，拜见岳母。

陈春生 (白) 岳母请上，待小婿拜见！

周老玉 (白) 不用拜了。

陈春生 (皂罗袍) 多感伊家许乘鸾，  
穷途受恩非浅。  
返生起死恩同再添，  
多姣许配何胜爱怜。

周老玉 (白) 见过邹老丈。

陈春生 (白) 邹老丈！  
(皂罗袍) 多蒙撮合成姻眷，  
船头说话，舱内听得见。你把玉姐唤出来，教他两个人见见僮。

婆子 (白) 不错，我把她叫出来。

周老玉 (白) 玉姐！

周玉姐 (白) 怎么？

周老玉 (白) 出舱来哟！

周玉姐 (白) 来了！  
(皂罗袍) 宛似巫山奇现，  
正郎才女貌俱系青年。

周老玉 (白) 真是天生一对。

婆子 (白) 地产一双。没成亲怎样称呼？

老丈 (白) 自然是兄妹相称。  
小化你叫她一声。

陈春生 (白) 叫什么？

老丈 (白) 叫她妹妹。

陈春生 (白) 不好出口，不叫罢。

老丈 (白) 总要叫得！

陈春生 (白) 吓，妹妹！  
(周玉姐看。)

周玉姐 (白) 啐！

婆子 (白) 玉姐，你来叫他僮。

周玉姐 (白) 叫什么吓？

婆子 (白) 叫他一声哥哥，叫僮。

周玉姐 (白) 不好意思，不叫。

周老玉 (白) 妈妈替你害臊。好乖乖，叫他一声。

周玉姐 (白) 啐，哥哥。

周老玉 (白) 怎的又不叫了？

周玉姐 (白) 哎不叫了。

周老玉 (白) 不叫了，我打你个臭骚日得！

婆子 (白) 哎，不要生气。  
玉姐就叫他一声。

周玉姐 (白) 不好意思。

婆子 (白) 总要叫。

周玉姐 (白) 吓，哥哥！

陈春生 (白) 妹妹！

周玉姐 (白) 啐！

周老玉 (白) 哎呀，我的个老乖乖哟！

陈春生 (皂罗袍) 娉婷袅娜似婵娟，  
陈郎何幸逢仙媛。

老丈 (白) 无酒无浆不成道场。

周老玉 (白) 哎，不成洞房！有酒没得菜。  
 老丈 (白) 喜酒总要吃的。  
 周老玉 (白) 来，船头上喝。  
 老丈 (白) 大家来僮。  
 陈春生 (白) 请！  
 (皂罗袍) 渔家美品麟脯上筵，  
 荒村酒香醪葡甜。  
 良缘天赐欣相见，  
 天色不早了，我们要回去喽！  
 老丈 (白)  
 陈春生、  
 周玉姐、  
 周老玉 (同白) 伯伯慢走，恕不远送了！  
 老丈、  
 婆子 (同白) 不送，请！  
 (老丈、婆子同下。)  
 周老玉 (白) 玉姐！  
 周玉姐 (白) 怎么？  
 周老玉 (白) 把船摇至芦苇深处去。  
 周玉姐 (白) 晓得！  
 (尾声) 良缘天赐成姻眷，  
 陈春生 (尾声) 感谢你关情相攀。  
 周玉姐 (白) 吓哥哥！  
 陈春生 (白) 妹妹！  
 周玉姐 (白) 站稳了吓！  
 陈春生 (白) 不不妨。  
 周老玉 (白) 还没得入洞房，这两个人倒和气。  
 陈春生、  
 周玉姐、  
 周老玉 (同尾声) 甚日得烛影摇红配彩鸾。  
 (陈春生、周玉姐、周老玉同下。)

## 【第二场】

(侯永祥上，来顺上。)

侯永祥 (数板) 我家富豪真富豪，骑骡跨马任逍遥。大街小巷闯个到，为寻美貌女多娇。需要眉清目秀，妆样好，脚儿要小，杨柳腰身子苗条。大爷一见真是好，叫声小子们给我抢拉到家中关门睡觉！  
 (白) 我侯永祥。我父侯鸾，现任淮安知府。有书信到来，接我到任攻书。因此换了双橹快船。  
 来顺吓！

(来顺应。)

侯永祥 (白) 催舟！  
 (来顺应。侯永祥、来顺同下。)

## 【第三场】

周老玉 (内白) 玉姐！  
 周玉姐 (内白) 怎么？  
 周老玉 (内白) 把船摇过来哟！  
 周玉姐 (内白) 晓得！  
 (陈春生、周老玉、周玉姐同上。)  
 周玉姐 (唱) 香饵相垂，看微风微浪紧摧，  
 陈春生 (白) 妹妹，我与你扭帮如何？

周玉姐 (白) 你是读书人，哪里晓得扭什么帮吓？  
 陈春生 (白) 哟，文字都会扭，帮有什不会吓？  
 周玉姐 (白) 你会？  
 陈春生 (白) 会吓！  
 周玉姐 (白) 如此来呢！  
 (唱) 双双玉手相推。  
 觑颜美引浊斗偎爱真心醉，  
 (白) 啐！  
 周老玉 (白) 哎哟喂！你们两个东西是怎的？差点把你妈妈玩到水里去喽！  
 周玉姐 (白) 什么意思？  
 陈春生 (白) 不好意思，闭上眼就是了。  
 周玉姐 (白) 啐！  
 周老玉 (白) 我看你这个东西，定是琉璃球。快点摇破！  
 周玉姐 (白) 是。  
 周玉姐、  
 陈春生 (同唱) 且潮回看取偏舟任蒲帆击楫而归。  
 周老玉 (白) 哎哟喂！已到腊月，看看要过年。待我来问问，有钱没钱。  
 玉姐？  
 周玉姐 (白) 怎么？  
 周老玉 (白) 还有钱没得？  
 周玉姐 (白) 哪里有钱吓！  
 周老玉 (白) 我记得是没钱。你把后舱的鱼拿出来。  
 周玉姐 (白) 是。  
 母亲，鱼在此。  
 周老玉 (白) 小化，乃拿卖去！  
 陈春生 (白) 这鱼要卖多少钱？  
 周老玉 (白) 要卖四五百大钱。  
 陈春生 (白) 倘卖不上呢？  
 周老玉 (白) 少点也行二三百钱。  
 陈春生 (白) 还卖不上呢？  
 周老玉 (白) 你白把它吃。  
 周玉姐 (白) 母亲随他去卖罢。  
 周老玉 (白) 你听见儂。  
 陈春生 (白) 正是：  
 (念) 罢钓归来不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从然一夜风流去——  
 (白) 妹妹我去了！  
 周玉姐 (白) 去罢！  
 陈春生 (念) 只在芦花浅水边。  
 (笑) 吓哈哈！  
 周玉姐 (白) 早些回来吓！  
 陈春生 (白) 知道暖！美不可言矣！  
 (陈春生下。)  
 周玉姐 (白) 看他倒是个书呆子。  
 周老玉 (白) 本是个书呆子。你把旧衣服拿出来缝补缝补，好过年啦！  
 周玉姐 (白) 是。  
 (唱) 乘闲时休教纺织，  
 叹韶光迅速疾如飞。  
 看三阳犹似春意，  
 怪人情盼春味，勤工指缝取换残衣。  
 (侯永祥、来顺同上。)  
 侯永祥 (唱) 冬日寒天奔驰驱，  
 顺着江边看一回。  
 周玉姐 (白) 吓，母亲怎么还不见他回来？

周老玉 (白) 忙甚的。少时还不回来。

侯永祥 (白) 船头之上，坐定一女。后影好看，不知面貌如何？

来顺 (白) 带有弹弓。放它一弹，听见响必然回头，就看见了。

侯永祥 (白) 好！取弹弓来。  
看弹！

(周玉姐回头。)

周玉姐 (白) 啐！

侯永祥 (白) 长得好！

周老玉 (白) 这是哪里来的野人？往船上打弹要打坏人哪！

侯永祥 (白) 吓妈妈，小生有礼！

周老玉 (白) 你有礼，我没礼！你是什的东西？往船上放弹要打伤人哪！

侯永祥 (白) 在下侯永祥。我父侯鸾，现任淮安知府。我是位公子。

周老玉 (白) 哦，你是位大家的孙子！

侯永祥 (白) 哎，公子！什么孙子！请问妈妈上姓，她是你什么人？

周老玉 (白) 我叫周老玉，她是我的女儿。你问得着吗？

侯永祥 (白) 你女儿可有人家？

周老玉 (白) 有人家没人家与你什么相干！

侯永祥 (白) 若无人家，许配与我为妻，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周老玉 (白) 呸！我把你这臭骚妈养的！满嘴胡说八道！  
玉姐，骂他！

周玉姐 (白) 我把你这贼子！清平世界，难道没有王法么！

侯永祥 (白) 什么叫王法？

周玉姐 (白) 母亲不要睬他！

侯永祥 (白) 来顺，将银子丢在船上！

周玉姐 (白) 贼子还不快走！

侯永祥 (白) 将她抱过来！

周玉姐 (白) 哎呀母亲！

(侯永祥、来顺抢周玉姐同下。)

周老玉 (白) 哎哟喂！不好了！抢人喽！  
老爷、奶奶快来傧！

(老丈、婆子同上。)

老丈、  
婆子 (同白) 怎干了？

周老玉 (白) 我个乖乖被人抢去啦！

老丈 (白) 几时抢去的？

周老玉 (白) 方才抢去的哇！

老丈 (白) 什么人抢去？

周老玉 (白) 侯永祥。

老丈 (白) 小官人呢？

周老玉 (白) 卖鱼去没得回来。

老丈 (白) 糟了！

(陈春生上。)

陈春生 (白) 走吓！  
(念) 负担早回归，何处飞来祸。  
(白) 吓岳母，东西在此。

周老玉 (白) 东西？还南北哪！

陈春生 (白) 为何这等模样？

周老玉 (白) 你老婆被人家抢去喽！

陈春生 (白) 被哪个抢去？

周老玉 (白) 侯永祥。

陈春生 (白) 反了吓反了！

老丈 (白) 咱们去告他！

陈春生 (白) 哪里去告？

老丈 (白) 四衙那里。  
周老玉 (白) 甚的四牙，比二牙多二牙！管他不着！  
老丈 (白) 到知府那里去告。  
陈春生 (白) 侯太守是他父亲，如何告得？  
周老玉 (白) 他爹不向着他儿子，反向着我们不成？  
老丈 (白) 到邱大老爷那里去告。  
陈春生 (白) 敢是那邱山？  
老丈 (白) 不错。  
陈春生 (白) 阿呀岳母吓！是我梅兄的娘舅，若告到他手，还不把那贼问罪，把令媛断还与我？  
  
周老玉 (白) 没得人写状吓！  
陈春生 (白) 小婿会写。  
周老玉 (白) 那们就快写起来儂！  
陈春生 (尾声) 天生玉姐多姣媚，  
可恨强梁来作对。  
阿呀妹子吓！  
怎能够判断分明火速归！  
  
周老玉 (白) 快点走儂！  
老丈 (白) 走！  
婆子 (白) 走！  
(众人同拉下。)  
(完)